

928
コ
21

後村先生大全集

尚書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四
高書講義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作起也諭民以必遷之意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話善言也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
話言曉之仁也亶誠也以誠意大告於衆

咸造勿裒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
荒失朕命



中上二篇正義以為未遷時事呂氏以中篇為已
離舊都未至新邑方有懷土之思未見安居之樂
盤庚於中路使民造廬聽我告諭而無敢慢棄王
戾蓋道路中行言如周禮掌次是也呂說得之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慙鮮以不浮
於天時

承順也言我先王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
之同其休戚浮行也言君既恤民之憂民亦行君
之令君與民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虐災也言邑居墊隘水泉鹹鹵懷思也言先王不
思故居厥攸作猶言盤庚作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勿念我古后之聞

言先王遷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言我法先王順汝欲使汝安且樂非謂汝有咎惡
徒汝比近於殃罰之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否從厥志

言予所以招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
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汝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既涉河而遷矣猶言將試以汝遷以觀安定與否
呂氏謂於此見盤庚不自用處

臣按商之都邑世有河患湯已前勿論矣自湯
至盤庚凡五遷夫思慮預防君之遠慮安土懷
居民之淺見臨以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之弗
率者登之進之而不鄙夷詰之告之而無忿疾曰
天時曰降大虐謂天時當遷非人所能違也曰
古我前后曰古后之聞謂先王嘗遷而非自我
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上矣曰視

民利用遷曰俾汝惟善康其蓋欲利汝非以害
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
曰承汝曰亦惟汝故曰不從厥志皆屈己以順
民非強民以從己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
情之疑信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後世為弗民
之事不計人情之違順但勢驅威迫劫以必從
嗚呼此盤庚所以為賢王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所困謂我心憂汝汝乃大不布腹心以誠敬感動

我徒然胥怨自取窮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不遷之害如舟在中流不渡臭敗所載之物

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具或稽自怨曷瘳

汝忱不能上遠又不能考其利害及淪胥禍至但
自怨怒疾何以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不計遠慮患而樂於危亡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有今無後何以久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自臭正義以為覆述上文

臭厥載之意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正義曰倚曲也迂迴也恐汝為人所誤身心迴曲
不欲遷徙

牙迂續乃命於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言所以遷者欲迎續汝命于天欲養汝衆非以威
脅

臣謂邑居塾隘水泉鹹鹵民之通患非君之私

憂是時君民皆遷徙皆勞苦君軫民之患而民
不恤君之憂妄相扇動至於不悅不敬故盤庚
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為深切乘舟者期於濟
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行道者期於
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折於半途矣胥忱言懷
安必死於溺也曷瘳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
猶孟子言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有
今罔後猶僞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
怨自臭言自作孽也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
害當勇猛而決裂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

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謀曰思皆自
其心之迷惑者而啓迪之使之曉然更相告語
云去舊邑至新都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
者怨者鞠者若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宮如彼遷
之利如此汝盍知所擇乎曰連續汝命曰畜養
汝衆曰予豈汝戚其意愈確認親切而其辭愈
雍容和緩三代君民與相之際情文如此視秦
漢以下詔令不侔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言我先哲王撫勞爾之先人我今亦欲養汝念汝

而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腐也若久于此則將腐敗而後已我高后
將重降罪疾於我曰何為不遷以虐吾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此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興

汝不念生生之計與我同心謀遷我先后又將重
降罪疾於汝曰曷不與我幼孫相親比以徒手幼
孫盤庚自謂也爽德言先后明德在天心罰汝汝

將何辭

言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汝為我養民乃有戕民之心鬼神之所京絕也言
汝父祖亦不祐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祖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勿祥

亂治也蘇氏曰凡吾亂政同治之臣敢利汝貝玉
則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古者君民通稱朕故

臣民之孫子曰朕孫

臣按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已意乃我先后及汝乃祖乃父之意汝違戒可也我先后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神后曰高后曰先后泛指先王嘗遷者非專指湯也曰罪戾曰斷棄曰丕刑曰不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父告我高后說者以為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正義曰不從君為不忠違祖父為不孝欲其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其說甚正臣深味此章竊以為

物本大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難今我與汝既履道路之勤大而生生之業微而貝玉之類悉為區畫通君民為一家合上下為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熉蒿悽愴之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我 仁宗嘗語王素曰朕 真宗子卿王旦子深得此意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易字正義讀為難易之易與下文意貫王肅解為變易之易亦通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協以相從設中猶言立的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謂不善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左傳曰亂在內為姦在內為宄

戎乃剽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當割絕滅之勿遺種於新都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卿大夫稱家臣曰非也臣民通稱家

臣以為此章乃詰上文訓告之辭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殷降大虐惟胥以忱也無胥絕遠即前所謂不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詞窮理盡然後使之設中于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繫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而已既悟矣

既順矣既遷矣然而猶有不善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是下愚不肖不可語言之人然後殄滅之刑行焉或曰此言與予豈汝威之意若相反臣按正義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必絕其類又曰易種猶今之俗言相染易其說甚精確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試以汝遷永建乃家曰今予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凡再言之謂將為臣民建家非止為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詰聲牙詰曲難讀

臣所未喻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奠其所處正郊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綏撫也撫字之曰不可戲狎怠惰勉為子孫長久之計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

古注曰輸忱于百官臣曰非也臣民通曰百姓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罔罪原之也無其怒以謗我

臣按上篇乃未發舊都其詞詳次篇乃方在中
道其詞嚴下篇則已至新都其詞和詳者陳古
先設譬喻以曉之嚴者欲作丕刑剗殄滅以齊之
和者則撫綏之矣罔罪之矣古語有之民生在
勤况國都初建諸事草創廬舍未備器用猶闕勤
苦植五庶可堅久游戢怠惰朝不謀夕矣大命
何以建乎方其未發未至也浮言胥動聒聒險
膚者不迪不吉者姦宄者實繁有徒 不免以
禍福刑罰恐動之今居已真矣但已正矣前所

謂浮言險膚姦宄之人豈能無丕刑殄滅之人
恐故又數予心腹腎腸告朕志以安之正義曰
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人情多含忍於事急之
時而發洩於事平之後此臣民之所以憂慮而
盤庚之所以不得不委曲反覆告諭之也臣民之
聞此言可以無怒矣無謗我矣前二篇無非出
於心腹腎腸至此又申言之者蓋君民之情當
表裏明白洞達不可有纖毫瞭昧疑惑豈惟遷
都凡事皆然 太祖皇帝聖訓有云少有邪曲
人必見之近日朝野共憂者二事其一曰定大

計如區處內學雖聖意先定必待明詔赫然而後中外恆志其一曰去小人今天下公論以為稔惡怙權過於檜侂者宸衷固以洞照然未發為播告見之施行臣民惶惑至今恐非敷心腹腎腸之義惟明主留神

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多言增大之也適言徒也依山自固則凶德去善功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言先王已遷至此復圮極止也正義曰訓極為中非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言朕豈樂於遷徙以震動爾民哉天欲復我高祖之德以治于家越于訓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當與篤厚恭敬之人奉承民命長居于茲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弔至也音的靈善也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決於龜卜而不敢違用光大此遷都之業

臣聞窮則變變則通先王初遷謂光大於前人矣自河適山謂山去而績立矣然蕩析離居之患卒見於繼世之後蓋陵谷有時而移市朝亦隨而改不遷何所止乎言今茲之遷非欲震動爾民殆天將復我先王之德治于我家耳言天及祖宗以為當遷也朕及篤敬言朕與篤厚莊敬之臣亦以為當遷之也恭承民命言遷敬順民志全民命也自盤庚遷都以後終商之世不

復再遷則永地茲新邑之言信矣謀至於善而止不遷非善謀也烏得不遷廢善謀也烏得不
用疑至於卜而止不遷非吉兆也烏得而從遷吉兆也烏得而違古者大事皆卜邾文公卜遷違卜而有禍是其驗也宏大也賁飭也言新都益宏大而非飭矣三篇大綱言遷非已意一曰天二曰祖宗三曰民古之賢王畏天尊祖敬民不敢自用如此彼為天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說者真萬世之罪人乎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謂州牧師長謂衆公卿百執事謂大夫以下
韻略云隱痛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也簡記也相助也助汝念敬我衆民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肩任也敢果也鞠養也謂不任好利之人而用果
敢敬恭能鞠民生者能為民謀慮使之奠居者如此
等人我則取而用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陳也直以順朕志者告爾

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前言具貝玉後言總貨寶多取而兼有之之詞也
庸用也

臣按三篇文義見當時視民瘁病疾痛切身之
意其群臣百官未必皆然故告之曰嗚呼隱哉
以感動之有念敬我衆者戒則懋之簡之相之
有鞠人之生謀人之居者戒則叙之平章曰無
總于貨寶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又曰
朕不肩好貨以身率之可謂反覆告戒之意至
矣商邑屢遷雖云河惠王肅以為君奢皇甫謐

以為民奢鄭康成以為君民俱奢言君奢者以
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暴民室
宇過度逼迫貧乏蓋壞風俗無若浮侈耗財力
無若營繕土階瓊室治亂所由分也臣去國久
而復來竊見都城風俗稍異於昔王侯即第湖
山亭館鱗次櫛密丹碧相照士大夫貴貨而賤
德小人崇飲而飾游乃有如盤庚三篇之所反
覆告戒者 陛下儉德一似列聖苑囿臺榭無
所增益獨於竹宮甲帳斧斤不繼輪奐過美敵
難方深兵費方闢一隅事力有限豈可又自為

一宰於國中哉夫惟君奢然後民奢今陛下儉
於身而奢於觀廟亦奢也鄭康成所謂君民俱
奢蓋留聖慮損其太甚停其未作專以淳朴先
天下則盤庚所謂總于貨寶者與夫近日之臣
民貴貨賤德者崇飲飾游者皆將丕變

論語講義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臣按陽貨名虎語所謂執國命之陪民春秋所書竊
寶玉大弓之盜也當欲見夫子之時雖未有因季
威子叔魯公之事夫子逆知其惡而不往見虎知
夫子之賢而妄冀其助已遂設釣致之策有歸豚
之禮夫子必時其亡而往謝之者 猶不往見之
初意也過諸塗無所避則不容不見矣夫子世之
宗師曲阜龜蒙之人以至列國君臣莫不尊事虎
一妄人乃曰來予與爾言其辭氣鄙暴如此與莊周
所記盜跖訕悔聖人之言奚異以懷寶迷邦為未
仁以好從事亟失時為未知何其窺聖人之小而

量聖人之淺乎又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猶前日
鉤致之初意也子曰諾吾將仕矣朱氏曰將者且
然而未必之辭也深得夫子本旨當時聞諸侯或
欲以季孟之間待子或待子而為政皆未嘗峻拒
盖天下之惡未至於虎者同聖人之所不絕惟虎
也義不可與之交際特聖人之言氣象渾厚茲諾
也若不絕惡而有深絕之意焉楊雄謂子於陽虎
詘身以信道噫雄為此言將以自文其仕莽之罪
夫子既未嘗仕身何嘗詘若雄北面新室乃可謂
之詘矣故楊氏深闢其說而朱氏書雄為莽大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臣於此章見周衰為政者稍已超於功利夫子厭之故一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按武城之政初無赫赫能紀然能使絃歌之聲達於四境氣象如此可謂賢矣夫子以其用大道治小邑故有牛刀割雞之喻子游聞聖人之言不敢自以為能故有昔者偃也聞諸夫子之對明其得於師授也君子小

人雖異皆不可以不學道治小邑與治天下雖異皆不可以不尚禮樂教化君子而學道子賤子游是也小人而學道單父武城之民是也無計功謀利之心則愛人矣無犯令違教之俗則易使矣當時洙泗之上所講明者如此猶恐門人未喻又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謂治小邑當以大道牛刀之言戲爾冉求亦高第無他過徒以為季氏聚斂之故至有非吾徒之語受鳴鼓之攻由後世觀之偃迂儒也求能吏也繩以孔門論人之法偃賢於求遠矣自武城單父之後漢有卓茂劉方唐有元德秀

庶幾其遺風近時南面百里者但聞笞朴寂無絃歌徒知催科烏識撫字

聖明在上儻味孔門之言採漢唐之事擇其間學愛者能撫字嘉獎而尊寵之則子賤子游之徒出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臣按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宰以中牟畔而

召夫子與陽貨公山弗擾鉤飲之意同亂臣必誅危邦不入孔子家法也子路疑子之欲往舉平日所聞於師者以為問夫天下之不善至畔而止然知夫子之為賢則其善心之僅存者亦不可誣夫子猶天地也因其僅存之善而庶幾萬一能改其莫大之惡遂不顯紀之然於陽貨之勸仕也曰將仕而未嘗仕於費中牟之召也曰欲往而終不往至此而後可以見聖人之心矣子路未知其然方且切切焉慮二畔之泥夫子故不說於其始質疑於其後夫子於是有磨不磷涅不緇之說古注謂至堅

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涅之而不黑朱氏謂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臣謂惟夫子然後至此地位下乎此則為楊雄仕莽荀彧附操矣瓠瓜不食之喻言君子未嘗不欲其道之行而亦未嘗枉道以求合也昔叔孫通諸生翕然以其師為聖人子路親得聖人以為之師而不苟同如此嗚呼此其所以能結纓也夫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言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臣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以士言之宰我所問入井求仁之類是也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失國是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以士言之惠施公孫龍之徒是也以君言之周穆王知足以知車微馬足之所至而不足以知祈招之詩是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以士言之尾生是也以君言之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以至於敗是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以士言之證父攘羊是也以君言之自狀其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者是也好勇不好學

其蔽也亂以士言之荆軻聶政是也以君言之楚靈王能問鼎而不能採乾溪之敗是也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以士言之灌夫罵坐寬饒酒狂是也以君言之夷吾以復誅敗主父以胡服死是也夫曰仁曰知曰信曰直曰勇曰剛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君子之所當好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去其蔽也此章雖為子路發其義甚廣內其蔽也絞朱氏云絞急切也泰伯篇又曰直而無禮則絞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

曰鄉愿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臣謂色厲內荏者外飾或麗中懷柔弱若可欺世及臨之以利害怵之以禍福未有不震懼失其所守者子在鄉黨恂恂如也一旦夾谷之會毅然叱齊侯兵萊夷矣故門人稱之曰溫而厲謂外溫而內嚴也鄉愿之義孟子謂其閭然媚於世又曰衆皆悅之朱氏曰原愿也似德而非德以夫子之聖而不能使叔孫武叔陽虎之類皆悅已而原人能使一鄉之人翕然稱善偽孰甚焉道聽而塗說朱氏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夫子於三人行必擇其善

其蔽也亂以士言之荆軻聶政是也以君言之楚靈王能問鼎而不能採乾溪之敗是也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以士言之灌夫罵坐寬饒酒狂是也以君言之夷吾以復誅敗主父以胡服死是也夫曰仁曰知曰信曰直曰勇曰剛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君子之所當好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去其蔽也此章雖為子路發其義其廣內其蔽也絞朱氏云絞急切也泰伯篇又曰直而無禮則絞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

曰鄉愿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臣謂色厲內荏者外飾或履中懷柔弱若可欺世及臨之以利害怵之以禍福未有不震懼失其所守者子在鄉黨恂恂如也一旦夾谷之會毅然叱齊侯兵萊夷矣故門人稱之曰溫而厲謂外溫而內嚴也鄉愿之義孟子謂其閤然媚於世又曰衆皆悅之朱氏曰原愿也似德而非德以夫子之聖而不能使叔孫武叔陽虎之類皆悅已而原人能使一鄉之人翕然稱善偽孰甚焉道聽而塗說朱氏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夫子於三人行必擇其善

者而師之異乎聞之而不能行徒以資空談者夫飾貌欲盜名故譬之盜原人能亂德故以為德之賊且聽說無益於己故以為德之棄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臣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一毫人偽之謂仁巧言在書為謫言在詩為長舌令色在孔門為足恭為諂笑皆人偽也其去天理遠矣故曰鮮矣仁天下有正色有正聲然紫能奪朱鄭能亂樂天下有正理有正論然利口者能使是非賢不肖易位故聖人

深惡之孔門論仁多矣臣以為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當與剛毅木訥近仁一章並觀蓋木訥者必不能巧言剛毅者必不能令色以剛而訥者為近仁則巧而令者不仁甚矣若人也其始止欲順悅人主之意而其終乃至於傾覆人之國家三孺之於齊趙高之於秦江充李訓之於漢唐虞世基裴矩之於隋是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臣謂夫子生於周末作為六經言滿天下然後道

術之已裂者復合人文之幾息者復續豈無言者哉其意謂學者於此能默而識觸而長演而伸則有不可勝用者子貢平時既無真知實踐之功反有不言何述之問故夫子有天何言哉之答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蓋天理流行發見非諄諄然命之也夫子亦學者之天也其妙道精義流行發見蓋有在於六經之外者當時顏子止受用一仁字曾子止受用一孝字而為大賢子貢躬行不足口辯有餘徒以言語求夫子其在孔門雖有可與言詩之褒然不能免方人之謂安於資質之

偏而不以顏曾自勉此所以終身列於言語之科也夫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臣按此章曲盡女子小人情態牝雞之晨綠衣之僭此女子之不孫者也長門之賦團扇之詠女子之怨者也登車之寵割袞之恩小人之不孫者也旋渾不顧受甲不戰小人之怨者也自古惟女子小人親昵之則怙寵陵分疎外之則藏怨宿怨然則近之既不可遠之亦不可歟朱氏曰君子之於

臣妾莊以蒞之慈以蓄之則無二者之患盡之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矣

臣按此章當與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一章並觀蓋人之少也乃血氣方剛未定之
時言行未必皆合理而中節及四十則可以不惑
矣強仕矣苟踐此境而無聞焉見惡焉其亦不足
畏已其終於此已見惡者無善可稱也終者止而
不復進之辭也朱氏曰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
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其說有理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臣按三仁之中惟比干死於殷而微子比干皆入
於周然夫子桀曰殷有三仁者言殷能用此三人
國必不亡以臣節論之剖心而死者為難見幾而
去忍辱而留者為易顧同以仁稱何也臣讀書至
殷誥然後知微子遜去之意否則宗祀絕矣讀易至
明夷然後知箕子養晦之義否則彝倫斁矣王通
有言生以救時死以明道同以仁稱不亦宜乎嗚
呼以微子之精識比干之忠節用其一焉足以存
存國而况箕子之學貫天人而包事物曠古之英

臣妾莊以蒞之慈以蓄之則無二者之患盡之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矣

臣按此章當與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一章並觀蓋人之少也乃血氣方剛未定之
時言行未必皆合理而中節及四十則可以不惑
矣強仕矣苟踐此境而無聞焉見惡焉其亦不足
畏已其終於此已見惡者無善可稱也終者止而
不復進之辭也朱氏曰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
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其說有理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臣按三仁之中惟比干死於殷而微子比干皆入
於周然夫子桀曰殷有三仁者言殷能用此三人
國必不亡以臣節論之剖心而死者為難見幾而
去忍辱而留者為易顧同以仁稱何也臣讀書至
殷誥然後知微子遜去之意否則宗祀絕矣讀易至
明夷然後知箕子養晦之義否則彛倫斁矣王通
有言生以救時死以明道同以仁稱不亦宜乎嗚
呼以微子之精識比干之忠節用其一焉足以存
存國而況箕子之學貫天人而包事物曠古之英

臣妾莊以蒞之慈以蓄之則無二者之患盡之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矣

臣按此章當與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一章並觀蓋人之少也乃血氣方剛未定之
時言行未必皆合理而中節及四十則可以不惑
矣強仕矣苟踐此境而無聞焉見惡焉其亦不足
畏已其終於此已見惡者無善可稱也終者止而
不復進之辭也朱氏曰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
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其說有理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臣按三仁之中惟比干死於殷而微子比干皆入
於周然夫子桀曰殷有三仁者言殷能用此三人
國必不亡以臣節論之剖心而死者為難見幾而
去忍辱而留者為易顧同以仁稱何也臣讀書至
殷誥然後知微子遜去之意否則宗祀絕矣讀易至
明夷然後知箕子養晦之義否則彛倫斁矣王通
有言生以救時死以明道同以仁稱不亦宜乎嗚
呼以微子之精識比干之忠節用其一焉足以存
存國而况箕子之學貫天人而包事物曠古之英

經世之才也今皆不能用一戮一去其因者遂為
武王陳洪範而建皇極殷欲不忘不可得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五

新刊大正天皇御覽卷之八十五

齊不能用則行魯受女樂則去衛問陳則不對費
中牟召則不往朱氏曰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
義以徇祿其說密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摯磬襄入於

臣按註家謂太師樂官之長少樂樂官之佐亞飯至四飯古注謂樂師樂章朱氏謂以樂侑食之官鼓謂擊鼓者鼗謂小鼓有耳柄者曰桴曰鐃曰鈃曰方叔曰武曰陽曰襄皆其名也三代禮樂達天

下魯雖小國以周公所封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樂官特詳備於他國皆工其業師擊之始闋雅之亂師衰以琴傳夫子二人其尤著者加以洙泗道化方行雅頌復正雖伶人賤工耳目濡染槩有見聞及魯益衰三戚擅國受女樂矣舞八佾矣於是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入于河海以去乱及秦滅漢興三代禮樂散亡已盡然絃誦之聲聞於魯城金石絲竹之音聞於禮堂張氏謂聖人自衛反魯儀頃之助功化如此豈不信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臣按此章乃伯禽就封周公戒之之辭也不施其親古註云施易也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其說不通朱氏云施陸氏本作弛言遺棄也臣謂不薄其所享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朱氏謂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臣謂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既使之居大臣之位矣若榮其身而不行其行其道豐其祿而不盡其材名曰用而實未嘗用也怨非忿懟之謂猶言有遺恨耳統朝有吾謀適不用之語燭之武有少不如人今老矣之對蹇

叔有哭師之舉三者皆非大臣以諫不行言不聽未能釋然於心如此况於任理乱安危之寄豈可使之有不吾以之歎哉故舊無夫故則不棄大故如酈寄於呂祿不棄如孔子於原壤之類無求備於一人謂於人求疵則天下無全人矣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事忠厚之至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李随李騶臣按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張氏日記善人之多也微子一章首述三仁次述接輿沮溺荷蓀次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次述師摯以下樂官而以八士終之如三仁逸民八士皆古聖賢固士君子之所願學至於褻摯之流不過伶倫之賤工草野之放士亦惓惓接引如此豈非以去者猶愈於偷生而處危乱隱者猶賢於撓節而饕富貴者乎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期可已矣

臣按此章論學者立身之大節危謂死生患難得謂富貴利澤士方平居高談闊論曰白刃可蹈也及臨之以刃鋸鼎鑊則有失節者矣曰爵祿可辭

也及試之以簞食豆羹則有動色者矣古之君子
臨危必致其命而不求苟免結縶死難免胄入狄
是也見得必思其義之當受與否弗視于駟力辭
兼金是也思敬謂主一交於神也思哀謂不二事
純乎孝也四者有一缺陷不足以為士矣

子張曰孰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
臣按此章論學者行己之要亦人君觀人之法德
謂足於己者道為達於天下者孰謂夾持固守信
謂真知力踐然執之不弘未免淺心狹量不能尊
賢容衆信之不篤未免先傳後倦無以任重致遠

斯人也德度力量有所限止孔門所謂具臣漢人
所謂取充位者也豈足為輕重有無哉必翕受敷
施如皋陶必自任矣天下之重如伊尹然後可以
為唐虞三代之佐矣

周禮講義

夏官司馬下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擯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惡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臣按注釋匡正也所以正人八法八則乃太宰所以治官府都鄙者令復列於夏官之屬何也蓋太宰建此法此則於王朝而臣人達此法此則於天下法則達而邦國正矣地官有土訓掌道地慝障蠱之類誦訓掌道方慝謂辟忌之類此云觀其慝謂人之惡隱微而未露者觀者非察見淵魚及

從復道窺人情之謂慝欲禁之於未然消之於未萌使無敢反側則惟王命是聽矣揮探也所以探取王志王者深居九重居民遼絕上下之情常患不通故必發之於政事見之於播告如訓誥誓命之文曰敷予心腹腎腸曰朕心朕德惟乃知曰咸聽朕言則王之志國之政事固欲其明白洞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是達下情於上也揮人誦王之志道國之政事以語天下之邦國是達王志於下也巡者周行天下如古者皇華之馳原隰後世輶軒之行郡國是

也上下之情通則萬民和說而惟王面之卿矣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臣按注釋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
大夫采地司馬主其軍賦士謂國子之已命者庶
子謂國子之未命者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謂王
有戒令徵兵于采地則都司馬致於士庶子受而
行之政音征注家以為軍賦亦音如字古者雖一
都一家必有政有學并賦兵甲卿校家塾是也盖
非政無以成天下之務非學無以成天下之材然

苟渙散而不相統一殊異而不能混同是若都若
家自為政為學故必掌以國法而必聽於國司馬
焉都司馬見於經者列國皆有之宋孔父晉魏絳
是也家司馬見於經者叔孫氏之司馬駮戾是也
家司馬亦如都司馬都司馬聽於國司馬上下相
維脉絡相通此夏官所以首於大司馬而以家司
馬終之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
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

衣裘掌其誅賞

臣以疏義考之伯長也士庶子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版謂名籍也秩謂依班序受祿也叙謂次第其材藝高下也徒役之事隨太子使役也此宮伯所掌之政令也八次謂宿衛所在八舍謂休沐之處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如宿之拱極也大事謂冠戎之事作起也令戒令之也衣裘若令賦冬夏衣也誅賞謂當其功罪也古者君臣一心宮府一體宿衛之士皆世胄之流其見於經者如伯禽侍成王學如呂伋為天子虎賁周公太

公之子也書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亦惟吉士豈不信而有證哉夫其親授職於外其子弟授職於內內外無間上下不疑如此國與家同休戚君與親同憂樂治安至於八百年之久有以也季世專取如虎如羆之士為王爪牙而公卿子弟雖有伯禽呂伋之賢不得親近君自君臣自臣宮自宮府自府古意掃地盡矣善乎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味其言而有感焉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

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鹽王日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王者富有四海當享四海之奉德合天地當備天地之產膳從內從善蓋膳主乎肉肉貴乎膳故王之食飲膳羞專命膳夫掌之后天子之配世子天下之本故亦以其養王者而養之食則稌黍稷梁麥苽其穀六膳則馬牛羊豕犬雞其牲六飲則水醬醴醕鬻醢其清六羞則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其品至於百有二十珍則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擣

珍淳熬肝鬻其物八又醢人共五醢七醢七菹三醢凡六十鹽醢人共鹽菹醢物凡六十鹽以為醬饋者饋而進於尊也舉則盛饌殺牲也王日食一大牢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鼎實陪鼎之物在豆惟牢鼎之物在俎故云亦九俎其盛多備禮如此先王豈固窮鼎俎之欲以求肥甘足口之為哉以一人而治天下以天下而奉一人其禮不可以不極也書之洪範曰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言尊無二上非玉其食不稱也雖然此周禮周公太平法也若堯飯土鉶啜土簋而帝禹菲飲食而

王越句踐嘗膽而霸漢光武食滹沱麥飯而濟大業我藝祖皇帝與趙普熾炭燒肉而議天下事何待膳大哉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王者動以禮樂樂所以導和也故王之勸食必以樂及其已食而徹于造食之處亦以樂蓋食飲膳羞所以養其氣體而樂則和其心志心志和而後氣體充王將食而祭先膳夫授之有先也凡品物

以其王之食膳夫嘗之有尊也凡皆禮之大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將以致精明而奉祭祀故其日凡三舉至於有凶荒有疫疠有天地之災有寇戒之患則味與樂不敢一舉焉夫如是然後得禮樂之正故嘗因是而思灾肯變故雖治世而亦有謙抑貶損乃賢王之本心聖經之格言後代之明鑒陛下即位三十八年間值小警痛自責躬豈徒亦減膳徹樂之虛文蓋真佩甘酒嗜音之明訓用能年穀屢豐而百姓樂胡屋肅清而四境寧昔正觀之君早蝗三載疫心拊恤力行仁義卒基外戶

不閉斗米三錢之効開元之主太平日久驕侈心
生黎園羯鼓何其樂也異時夜雨聞鈴何其悲也
犀箸鸛刀何其盛也異時胡餅糲飯何其衰也
得一失於此可以驗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昨
俎凡王之稍事設荐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
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
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
后世子之膳不會

王祭食置昨於俎及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

皆名曰昨俎俎最尊必膳夫親徹不敢使其屬也
稍事謂小事而飲酒也按脯醢腊人醢人共之膳
夫設荐之而已燕飲酒謂燕諸侯於路寢之類獻
主謂代王為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掌后及世子
之膳羞及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脩脯也按世子之
饋肉饗進之膳夫主其教而已致福謂羣臣家祭
而歸昨者摯見謂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而來
者皆受而膳之於王也歲終則會謂頒羣臣則計
其少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有尊也世子惟
膳不會其餘皆會說者謂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

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所以教世子也王與后膳服皆不會非蕩然無禁止也按太宰以九式均節邦用凡羞服匪盼好用皆在焉有司雖不得而會計冢宰固得而均節之矣此周公之相業也厥後京黼輩居均節之任而倡豐亨豫大之說以遵侈頌應奉之司以固寵是知膳夫庖人享上之小忠也烏識大臣之事哉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賁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共六畜六禽六獸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蠶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荐羞之物及后世

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賓客之禽獸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王者一身至眇也而其為天地宗廟社稷萬姓之所擊望則至大也庖人共王之膳羞至末也而其膳羞所以養王其身則至重也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六獸謂麋鹿熊麋野豕兔六禽謂羔豚犢麋雉雁名以命之物以色之是謂之辨死生以其氣之聚散言蠶薨以其物之久近言凡此四者共

王之膳而進之薄為荐致滋味為羞至於后世子之膳羞至於祭祀思其親之所嗜好者皆共焉朝聘賓客之在館則以禽獸之書其所共禽獻之數授之獸人獸人入之庖人庖人出而付之使者此則為賓客獻者也而其所以獻王者則又順四時均五行求其氣味之和而用之用謂煎和也行亦用之義也舊說謂春則草始生羔豚美夏則物易腐腍謂乾雉也鰯乾魚也秋則百草實犢麋肥冬則陽氣大麤魚也羽雁也魚潛雁定而肥故用之又曰香牛也臊犬也腥雞也羶羊也各取其脂煎

和之凡此皆因其氣之盛衰而調其味之節適蓋口納味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皆不可以不謹歲終會其所出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有尊也按月令四時所會與此各異蓋周秦之禮不同說者曰此所謂常珍也若異饌則不可以為常嗜之必將以口腹累四方萬里之遠矣漢以拘醬興師勤眾開西南夷唐以荔支立堠置驛取之爰活是也我祖宗儉德卓冠百王夜飢思食羔而不忍索慮啓無窮之烹殺也嗜淮白鯪而不敢求之於外恐聞非時之貢獻也烏虀必如是而

後可以享天下之奉矣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
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
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毳羶犬
赤股而躁臊鳥鵞色而沙鳴豕豕育眠而交睫腥馬
黑脊而般臂蜃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
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膾胖骨鱠以待共膳凡王
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膳夫之屬庖人共其物於始饗人熟其物於終饗

有內外內饗所掌者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
和之事辨牲體謂之割熟物謂之烹煎調以五味
謂之和體各有名如脊脊肩臂臠之屬肉各有物
如歲膳之屬百品味舉成數言之也醬物珍物皆
在焉以俟饋也至於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如牛
之夜鳴者病朽也羊毛之結者為冷長者為毳犬
之股赤疾走不常者鳥失色而鳴嘶者豕之眠育
而睫交者馬黑脊而其文般旋至於臂者皆不可
食蓋物反常為怪凡人猶有食忌况至尊乎此內
饗之所必辨也宗廟祭祀謂四時及禘祫月祭之

類說者曰內饗不掌外神燕飲食謂賓客羞脩刑
臠胖骨鱠之者以待共膳也刑謂剝羹臠謂肉醬
胖謂半體骨謂體之連骨者鱠魚之槁者若夫王
有所愛好而賜之內脩則使饗人之屬共之不必
煩內饗也臣惟內饗之職其要在於割烹煎和臣
今章分句解若非君子遠庖厨之義然古人比作
相如鹽梅比治國如烹鮮安得如伊尹者而使之
割烹如傳說者而使之調和哉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

耆耄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
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外祭祀謂天地山川社稷四望之類外神皆是也
掌其割烹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而以牲體魚
腊實之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亦如之夕食為飧
熟食為饗饗如行人饗禮九獻之類食如行人食
於九舉之類皆厚禮也耆老孤子謂死於王事者
之父母與其子也士庶子謂充宿衛於內備守禦
於外者也皆先王之所愛過故燕饗之師徒田役
尤當序情閑勞故於勞遇犒師之時有飲獻賜予

之禮臣嘗反覆外饗所掌五事祭祀賓客之外如
耆者孤子如士庶子如師役居其三皆所以用衆
者也古人尤孝孝焉蓋人之情未有不畏死而貪
生也先私而後公也惡勞而喜逸也上之人有以
激之則生者可使死私者可使公逸者可使勞飲
食雖末禮意寓焉羊羹不及御者宿怨焉禽見遺
英雄畜憾淮陰壯士不忘漂母賢豪餓人卒免宣
子是可以為微末而忽之乎

烹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烹煮
辨膳羞之物祭祀其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臣按鄭康成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蜡既熟乃升於
鼎齊謂多少之量言實水於鑊爨之以火皆有齊
也爨注謂今之竈周禮儀禮皆言爨自孔子以後
皆言鼈辨膳羞之物其來獻也內饗已辨於始及
給付也烹人又辨於終謹之至也祭祀供大羹鉶
羹賓客亦如之注謂不致五味為大羹加鹽菜為
鉶羹祭祀如郊天祭地大禮必簡明水元酒是也
賓客如大享聖賢禮有隆殺牛羊倉廩事舜祝鯁
祝饁以養老是也又其後則鼎肉餽子思醴酒待
穆生禮益薄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蠶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荐王之同姓有旱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郊外曰甸說者曰王藉在郊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屬謂府史胥徒也以耒耜地謂之耕以金芸草謂之耨古之王者仲春躬耕帝藉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也以時入之謂麥夏熟禾黍秋熟十月獲之送於地官神倉盛盛謂祭祀所用穀棗稷也穀之長也在器曰盛祭祀共蕭茅蕭謂香蒿茅立祭前沃酒其上左傳曰包茅不入無以縮

酒是也共野果蓏之荐有核曰果桃李之屬無核曰蓏瓜瓠之屬禮荐櫻桃詩采芣采蘋是也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又曰獄成致刑于甸人古者刑人於市惟公族刑于隱者不忍暴於外也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木火曰薪小曰蒸薪蒸亦出於甸耕耨之暇人各米薪以供烹爨則飲不及民矣按鄭氏謂甸師乃共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鱉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者重本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時田則守畧及墾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賓客
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臣按獸人掌畧田獸蓋先期而畧取其當田者謂
生致之以備田也名物如麋鹿狼麋野豕兔之屬
以其羣游取食或害苗稼故田而取之苟非其所
當田則勿取此所謂辨也傳曰鳥獸之肉不登於
俎皮角羽毛齒革不登於器則公不射使非名物
素辨則當田之時豈暇擇乎獸人既畧獲於其先
及田則虞人執之以俟詩謂一發五豝是也此先

王之田而非後世從禽之謂也守畧以備縱逸既
田而止之之謂辨虞人植旌於中獸人令田衆各
以所獲置其下公獻之外得分取之然則其王之
賓祭膳羞亦無幾矣若夫冬夏春秋各以時獻則
有不時不食之謹皮毛筋角藏以備用則無暴殄
天物之奢掌其政令不過使民知蒐田以時而已
一獸人之職掌區處纖悉如此先王交於萬物有
道自奉養有節可槩見也然臣嘗疑獸人府史胥
徒止與庖人相等夫麋鹿狼麋野豕兔之類豈四
十人所能調服及觀夏官之屬有所謂服不氏者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祭祀則共猛獸有賓客之事則抗皮說者以為虎豹熊羆屬也蓋又難於獸人乃無府史與胥僅有徒四人而止去古既遠書難盡信使其果爾亦足以見先王不以獸勞人也膳蓋雖無六獸未為欠缺况所謂猛獸乎臣聞周公相武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矣服不氏何為又聞作無逸戒成王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矣專設田獸之官列於庖膳之次固亦宜在所畧臣是以備著之

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鱣鼈以共

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鱣鼈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人于王府

鼈人掌取五物以時籍魚鱣龜蜃凡鯉物春獻鼈蜃

秋獻龜魚祭祀共蠃羶蜃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臣按獻人鱣人分兩官者魚浮游則用網筍之具介物鯉藏則用籍刺之具蝦水為梁以筍承其空

而取魚詩曰敝筍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

是也月令季春荐鮪於寢廟此曰王鮪獻其大者

四時惟夏不取魚魯宣公濫於泗淵則里革以非

時諫秋冬亦不如春月澤梁之盛故特言春共其

蠃鼈者或可以生鮮或可以烹乾必預辨而為之
政令也互物謂介甲之物龜為介虫之長王用以
卜故不名官籍謂以枝刺之於泥猶莊周言獨鼈
於江凡介甲而狸藏者皆籍故曰掌凡邦之籍事
不但龜鼈能狸藏魚亦有之鰕鱉之類是也麋蛤
也羸蟪蚶也蜺蛾子也互物之小者則醢人受之
大戴記曰甲虫三百六十爾雅及後世江海賦中
名物甚多此時舉其可醢者耳古人祭祀之禮
內致其敬外備其物設官如此纖悉然其獻也各
着時之一字蓋欲蠕動之物無一不遂其生不得

已而取之必以其時可也伊尹稱有夏之德曰魚
鼈咸若孟子言王道之始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
可勝食彼以矢魚見譏羹鼈召亂始謂田獻飲食
之微安知其患之至此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八十六

進故事

丙午九月二十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要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推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大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出陸賈傳

臣按是時劉氏之危甚矣賈為平勅謀宜有奇策

而其言不過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則權不分而已以漢書考之平勃未嘗有不和
之事其必同欲安劉同欲誅呂而賈之言如此豈
非當時將相亦嘗有小扞格未通之情歟大臣之
情未通則小臣觀望莫敢親附姦人窺伺陰圖權
柄賈以一言通之二人者亦幡然相結呂氏固在
掌握中矣豈惟平勃哉臣稽之前代至於本朝種
蠡共國而越霸廉藺相下而趙重丙魏同心而漢
中興李郭相勉而唐再造呂范懼而夏羗臣趙張
睦而劉麟走皆將相和之驗也若夫外有飄忽震

震蕩之暴勇旁有睚眦憤毒之姦臣於斯時也居
弭諧之地任安危之責均受主眷各負人望本無呂
范之隙素有趙張之好於圖事揆策之際又能降
心以求至當之論通情以泯異同之迹使覲國者
曰江左君臣輯睦未可曷也則外憂內患庶乎可
銷弭矣

丙午十二月初六

紹興元年秦檜拜右相二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奉祠
上召翰林學士蔡元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朕是北人將安歸又曰檜自言使臣為相可聳動天

下令無聞焉又瀝御筆付密札曰檜不知治体信任
非人人心大搖怨讟載路密札以聖語著之訓詞尋
以殿中侍御史黃龜年累疏奪職又詔以親札及檜
罪布告中外五年檜復資政殿大學士六年復觀文
殿學士知温州改知紹興府檜乞暫奏事入見除醴
泉觀使兼侍讀俄令權赴尚書省治事七年除樞密
使八年拜右相兼樞密使九年左相趙鼎罷十一年
韓世忠張俊岳飛罷兵柄飛坐誅檜拜左相十二年
拜太師二十五年檜薨

出實錄及檜傳

臣恭惟高宗皇帝聰明聖武侔德周宣漢光中興

之英主也初罷檜相明斥其罪形之親札載之訓
辭榜之朝堂又奪其職名天下謂檜不復用矣後
五年再入又二年再相在位十九年然後死臣按
遷蹕錢塘本趙鼎之謀也時和議已有萌矣向使
鼎與諸賢主謀於內諸名將宣力於外必不專恃
和雖和必不至於甚早屈於是檜用計逐鼎挾虜
目重高宗始欲和約之堅舉國以聽然大柄一失
不可復收甚眷鼎浚而鼎浚不得不貶甚眷世忠
俊而世忠俊不得不罷甚眷飛而飛不得不誅甚
惡熺而熺為執政一時名臣如李光王庶曾開晏

亨復李彌遜胡寅張九成胡銓諸人或過海或投
荒或老死山林專欲除人望以派主勢此猶可也
其甚者陰懷異志撼搖普安雖至尊亦有靴中匕
首之防甚矣姦臣之可畏哉其既退也必有術自
通以媒復進其復進也必有術自固而不復退謀
伏於既退之時禍烈於復進之後臣於檜之始末
有感焉若夫無檜之功有檜之罪以一身戰九州
四海之公議要領獲全毫毛無傷其姦惡之狀不
形之親札不載之訓辭不榜之朝堂不付出諫官
御史論疏不削奪他日安知不如檜之覆出乎惟

聖主留意

辛亥六月九日

杜衍為相尤柳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
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上謂歐陽脩曰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出國史杜衍本傳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謁為賢
桑林禱旱以婦謁盛自責蓋自昔未嘗無是事但
古先哲王理懲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
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局破鑄以導其業

西園賣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宮
府為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
之歎惟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
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患同列
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
細微後不勝多至使小臣楊球張補代書謂之東
廊御筆汙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絕少
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
仁等寧諂而不以獲議為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
與兩知閣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

所以為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邇日蹊隧傍
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
薦進者顯仕率責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侯畿郡
調守上煩震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
傷大体求者與者奉行皆以為常不以為異遂
使天下之人以誨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
以行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
明主臣竊以為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
衍號為能卻內降者豈有他道哉臣嘗考之其拜
也在慶歷四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

三數月意此行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
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
輕雖內降可執橫恩可寢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為
重貴近干請為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
陛下留神

辛亥七月初十日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
菽麥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出長編
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
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

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
祿奉祠出高宗聖政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
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之宴顧以藩侯
不能撫養愚民為憂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
固結皆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陛下視邦選侯尤
不輕畀偏州小壘亦必朝辭豈不欲得良二千石
與之共理乎朝家調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
資格如其當得孰不謂宜苟二者之俱無忽一朝
而濫予游說聚議寧免紛紛曰某戚畹家也曰某

貴介子也終齒仕版郎登鶚序甫踰弱冠已佩虎符至有大馮去小馮代者昔人以四十專城為榮今不待四十矣雖重侯累將之家固多英妙然牧人御衆之任必屬老成臣嘗為郎銓部見年末三十人不許注三萬貫場務郡寄重於場務多矣柰何以千里之赤子付之四姓之小侯乎士大夫除在朝清望官外必二考宰邑兩任佐州歲月推移蒼顏白髮乃敢請麾章而得之率三數人共守一闕遙指瓜熟如俟河清凡江浙近裏稍可屈指之郡昔以待近臣之均佚名流之補外庶僚之賢勞

者今多以處左戚勲閥世胄爭趨便安寒門素族甘就遐遠風憲紀綱之地間有論執除權臨遣之際終難幹回臣謂乾德四年之詔萬世人主擇藩侯之法也紹興二十五年之詔萬世人主待外戚之法也陛下各書一通置之座右則岳牧之選不及私昵勲戚之恩有所限止矣臣謂陛下天性至仁已予者不可奪繼是勿予可也已遣者不可返繼是勿遣可也許大臣爭執有司論駁可也昔者聚蹶番橘並列膺仕而周袞許史丁傳稍有聲問而漢徵獨本朝戚畹謙下損挹異於前代蓋祖宗

但賕以祿而不任以事乃所以深愛之也豈必使之與寒士爭進哉惟陛下垂聽

辛亥九月二十日

元祐初以李常為戶部尚書鮮于侁為京東漕

見長編

臣嘗攷論古今自漢中葉亮推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諸名儒唇敝舌腐而不能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準蔡齊王堯臣包拯宋祁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既持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施為建置終不敢背

儒者大旨此其所以異於漢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程顥蘇轍為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司馬光得政內擢李常為版書外擢鮮于侁為漕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脉宜延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掾伐顧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不可會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為非也昔之理財者推抑富商臣賈之盜利權者爾逐什一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爾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所產

海之魚鹽菽之薪蒸漆梲絃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蓋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為命者苟操幹之無遺則數愁之寧免漢筭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為宮市害及鬻樵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椎酤椎契信有遺利今囊括殆盡弓張未弛倖失利源邑困繭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治世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堅踵漢庭鹽鐵論之弊失先朝前輩儒臣治賦之意麟趾之澤息蠱尾之謗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事勢損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

裕民未易言也損未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今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為三等曰上者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遣漕臣曰朝廷權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陛下下詔廟堂省府亟圖之

辛亥閏月初一日

石虎死蔡謨曰胡滅實為大慶然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商浩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營綜如此識者寒心桓溫謀遷洛孫綽曰超死之憂促返舊之樂餘

出晉書

竊惟居重御輕者安虛內事外者危胡運寢衰士氣稍振荆甲禱虛重關土疆蜀兵攻堅大獻俘馘向也我師畏難如虎今遂能袒裼而暴下車而搏雖未遽收卞莊子之功然亦頗奮馮婦之勇矣此皆陛下廟謨帷略長駕遠馭所致如聞間臣忠憤激發荆紐一勝蜀謀再舉誠者憂之臣觀晉人畫江自守精兵名將往往分布沿流重鎮如庾翼在襄陽陶侃在武昌褚裒在京口元溫在姑熟之類故昔人有長江千里如人七尺之軀護風寒者不過數處之喻而自江以北之地則付之祖逖劉琨

輩使自疆理琬握空拳守并遯以素隊千人布三千匹渡江不給鎧仗晉人能量事力權輕重如此偏安一隅而不害其立國非偶然也今之閭臣握兵柄操利權朝家又抽摘科降以助之過值目前之靜遂有分表之經營比之晉人則似輕堂奧而重極邊虛根本而事遠略臣不敢援引前古姑以近事言之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棗陽先失於是安隨郢復均房之境皆為丘墟趙彥岫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劔關不守五十四州蕩蕩豈非外重而不能御內虛而無以守其勢必至此歟臣竊私

憂過計謂江陵重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彥呐即吾龜鑑矣蔡謨王羲之孫綽之言蓋英雄豪傑之所謂侮以為怯懦者然自晉至今欲保守金甌使之無缺者終不能易此論也惟陛下詔閭臣熟籌之

辛酉正月二十八日

李錡誅憲宗將輩取其貲李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稅制可

出唐書李絳傳

臣竊惟蠹天下之財莫如兵黼貫開邊以太平全

威之事力不能供億燕山一路至於科天下免夫錢以助之而猶不足嵩之建督有二稅權借三分之令公然取之於民今兵帑不解數十年於此矣陛下至仁不忍加賦先是稍進大吏乾沒之賊勢家悖入之貨而別儲之或者疑焉及狂獬南吠危機交急羽檄召天下兵何啻數十萬百費蝟毛而起陛下慨然輦別儲金帛以誓衆搗師民間晏然不知有兵臣時在田里始悟陛下前日之積所以備今日之散聖慮遠矣及來京師目擊近事今日賜軍民雪寒錢也明日復賜也又明日詔發常平賑

饑也其大者如以高鑄三十餘萬緡之屋賜有功將帥出奉宸御莊付外庭處抹焚極溺之勢而行損上益下之事真可以服人心而永天命矣然邊宿重戍國無餘力可以服損上之舉不可行也剝下之政不可行也惟有馭貪之奪可以少助國計臣猶記嘉定初命殿中侍御史黃疇若戶部侍郎沈誥會簿錄諸權姦家貲得九百一十三萬沒官產得七十一萬號曰安邊所其後日以增廣至今猶賴其用臣謂陛下當法寧考以前後簿錄諸大姦賊家貲田產別為景定安邊所詔大臣提其綱近臣

治其目會錢粟各若干緡解錢助糶本粟補和糶以臣所聞圩田之入已厚若益以御莊又益以所積糶本未論他路如浙右歲糶百萬幾可以減半矣唐憲宗尚能納李絳之言以李錡家財代六州租賦而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英明儻采臣策所失者毫末所得者億兆人之懽心所延者千萬世之基祚此陸贄所謂散小儲成大儲指小寶固大寶之說亦寧考之已行嘉定之近事也惟

陛下留神取進止

辛酉三月十八日

乾道二年鄂州都統制趙撙根刷告勅宣劉綾紙文帖共三萬五千九百餘件繳申朝廷毀抹謂宜優賞詔以撙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出孝宗寔錄

臣端平初以樞祿兼侍右郎官竊見本選小使臣凡一萬三千九百餘人臣因奏對尚患其冗白首重來蒙恩攝貳夏卿每坐曹據案書押副尉以下文帖不知其幾千萬紙由此推之大小使臣之給告身綾紙者又不知其幾也南渡初諸大將軍中有所謂武功隊謂一隊之人皆武功郎大夫非高爵厚祿無以得人之死力况此一資半級豈容靳惜

第補授既多稽考實難至有以十年前補帖欲脫漏差注者賴郎官趙必普精明察知項冒毀抹二帖又以此一事推之所謂項冒脫漏者無窮也司之所發摘者不過一二若捧土以塞江河等為亡蓋臣謂戰士損軀赴敵廩祿終身未足酬勞若其身已歿而補授帖牒轉入他人之手為國耗蠹無時而已豈不甚可痛哉臣愚見謂一軍之中某為真立功人某為頂冒人惟主帥尤知其詳今諸大將豈無賢如趙撙者當時鄂注渚一軍所刷至三萬五千餘件陛下何不以此事下詔風厲請大將使各

刷具所掌尺籍伍符中事故人姓名拘其告劄牒
帖繳申朝廷以討軍實以省兵餉俟諸處申到取
其根刷多者法考廟賞趙導家法使有所勸其奉
詔不謹或差功六級者用文帝罰魏尚故事使有
所徵以副陛下綜核名實之意取進止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七

進故事

辛酉六月初九日

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又曰水失其性則霧水
出百川溢淫雨傷稼穡

出前漢五行志

臣竊見自夏至後霖雨兼旬六軍兆姓繫命於祈
西一稔今惟吳門災不至甚湖秀歲事大可寒心
乃季夏乙未臣執經緝熙親聞玉音焦勞天表感
然若無所容先是偏走群望大發錢粟求民瘼雪
獄冤所以順水之性而欲其潤下者至矣是日又

有避殿減膳撤樂之詔講退雨意尚濃俄而陰霾
掃簷溜絕夕始見月明日而暘烏出又明日而潦縮
恭惟吾君之所以動天與天之所以應吾君者何
其速也既拜手歸美於上又考之經史采摭前世
水潦證驗以助陛下敬天愛民之意咸公元年秋
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諸侯伐魯伏尸流血所致
漢文帝後元三年大水雨昼夜不絕三十五日史
臣謂是時匈奴驕侵犯北邊殺略萬計今虜雖自
去春一大懲創然戰士未解甲聊城久不下得非
殺氣致沴而未能召和乎母亦遵養時晦乎董仲

統無重臣兵財屬大將得非邊民畏威而未懷惠
乎母並用文武乎並公二十四年又明年大水劉
歆以為嚴飾宗廟丹楹刻桷所致得非今之丹刻
有本正施之僖官乎母亦省其不急者乎元帝永
光二年夏秋大水史臣以為石顯用事所致今北
司肅然矣得非昔所屏遠者有陰懷覆出之念乎
母亦放而絕之乎成帝時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
博士駟勝以為同日拜五侯所致今左腕肅然矣
得非猶有已高滿而不思危溢者乎母亦為之限
劑乎夫大水也霖雨也黃霧也示變者也兵革也

夷狄也土木也官寺也戚畹也致變者也皆 陛
下素講而習聞者臣願陛下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雨暘在天敬肆在我欲弭是變當先去其所以致
是變者澤水倣堯雲漢美宣臣以哀朽三侍旗廈
敢誦所聞以獻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辛酉七月十五日

河北水災百姓暴露乏食有司建請發廩壯者人日
二升幼者人日一升議者以為水災所毀敗者其衆
可謂非常之變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使
乏食之民相率以待二升之米則其勢不暇於他為

是以饑殍養之而已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
半為不被災不仰食縣官者其半每戶壯者六人幼
者四人計月受粟五石欲下詔貸以粟一百萬石使
可以支兩月不妨其營生而勿日給

出曹鞏救災議

臣竊惟邇者湖秀二州水災從昔之所創見陛下
焦勞憂形玉色使常平使者守書以儒生代貴游
二州之人莫不延頸望惠而迨今月餘未聞朝廷
有大蠲弛意者郡縣體量未為歟臺群條畫未上
歟臣惟採災以粟為本漢至文景晁錯始獻策募
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始令輸於邊邊

食足則令入粟郡縣文帝行其說六百石爵上造
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其後雖有
軍役水旱民不困乏至於下詔蠲天下田租稅之
半明年又全蠲之其後上群以西旱脩賣爵今而
裁其價以招之及徒復作得輸粟以除罪臣昨脩
孝宗寔錄士民以入粟拜爵者藏不絕書及朱熹
召對語及賑荒堅訓告以補授入粟之人且曰至
此又說愛惜名器不得臣伏見此二郡巨室甚多
若朝廷采漢文景及乾淳已行許之入粟於官
籍數來上隨其多寡優與補授白身人補官已仕

者減舉員或轉秩士人免舉升甲首完者與伸雪
負譴者從未減不待科抑人自樂輸雖云秋成絕望
或困倉偶有於宿儲或智力能運於他處所入既
多然後用曾鞏前說每戶計口多寡各貸兩月向
後得熟歸粟於官臣又見孝錄遇災傷州縣率傳
其年式稅或減分數候次年帶補凡此之類皆合
舉行臣聞今歲浙東江湖福建皆得上熟自吳門
至常潤亦稔惟二郡及近畿及邑彼災曾鞏欲賑
十州故請貸粟百萬石今止貸二郡及三數邑亦
朝廷事力可辨况又募民入粟相助乎此事當如

球焚拯溺若上之人付之悠悠下之人必以具文塞責臣聞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唐代宗之言立而視其死孔距心之罪代宗非英辟距心非賢大夫然其言乃千萬世檢放賑恤不刊之論惟陛下詔攸司亟圖之助進止

辛酉八月二十日

乾道二年詔免和糴一年宰執魏杞等奏版曹言歲糴一百五萬石行之近三十年恐不可遽減上曰計臣之論不得不然朕觀仁宗朝嘗下詔蠲免一年租稅朕甚慕之今既未可行有餘則糴不足則減亦上

下通融之意

山孝宗實錄

臣以乾道版漕之言推之其云和糴行之近三十年是建炎猶未行此事也其始於紹興間乎中更趙張之賢秦之譎而不免於作偏豈非四大屯待哺者衆一日不糴則執事者凜然有之興之憂歟自乾道至今行之又將百年民亦安之不以爲異然昔也通諸路止糴一百五萬今吳門一群而糴百萬通諸路不知其幾倍矣加以凶相當國增額抑價浙中鉅產化爲下戶者十室而九所幸聖主赫然改紀去其太甚浙民方有煞髮生意不幸歲事

又敗於積潦先是五六月水災止及湖秀及七月之水則併吳田為壑三數郡之人皇皇然捄死之不瞻天子臨朝惻然不待僚奏請瘡發玉音吳郡歲糴減五十萬石而湖全免秀與旁縣亦減免有差夫以三十年已行不可已之事而乾道天子有免一年之詔百年久行未嘗輟之事而景定天子有吳門免一年之詔書有全免之詔聖神祖孫一念愛民若合符節想見二郡災傷之民歌舞聖德始知向者增額事由凶相今慈茲減免恩歸聖主甚盛德也然孝宗因免糴又云仁宗嘗下詔蠲

一年租稅朕甚慕之既未能行有餘則糴不足則減亦上下通融之策臣謂免一年租稅千百年帝王維漢文帝我仁宗能行之孝宗此志猶有望於後人陛下嘗當書此言於座右士大夫當誦此言為訓典文帝仁宗能行之於天下安平之世陛下豈不能行之於三州災傷之地臣近者因進故事嘗及捄災尋蒙朝廷采用近見卽報凡七月再水後所欲言者廟謨講求已盡臣尚有一二管見不敢自隱夫捄荒以粟為本堆金積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臣前講募民入粟非使入錢也然漢下令

民皆樂輸至於邊儲充足又令輸之郡國今雖下令未嘗聞有應詔者豈非舉世貴進士任子而賤入粟之人雖有卜式司馬相如張釋之之材亦例以銅臭見侍臣謂當稍旌異推用其人果材也果能也雖儕之於士大夫之例可也彼損數百斛或千斛或多至萬斛其為費不貲矣傾不貲之費待之以甚薄之禮加之以不美之名宜人情之不樂就也如近報弁鮑山承直以平擢見稱事聞於乾終未聞有褒寵之詔臣願借若人登郭隗之臺以來樂毅劇辛之流可乎此臣之管見一也臣聞浙右

饑民有聚衆借糧者有持械發窖者有劫奪軍器舡者駸駸至於殺人矣近遣朝紳賑恤且調戈船巡警又命大將收其伉健材武者為兵所以防微杜漸者至矣然皆補瀉常法也非採急之劑也臣讀曲禮年凶君膳食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今焦勞惟聖躬爾臣猶記先賢有守郡值河決者布衣草屨與軍民雜居城上河平乃下真德秀守泉福討海寇禱雨暘皆濟居蔬素寇平災熄乃入寢今之士大夫皆能如此乎未也此臣之管見二也地官荒政十二以散利薄征為首說者

謂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汲黯是也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陽城是也今已藏者羽化無可發矣未輸者預借而起催矣此臣之管見三也有所謂弛力者謂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年荒併當用者弛之今用民之力如竹宮甲帳之類尚有當弛者乎有所謂青禮者青猶省也今礼文之事如匪盼好賜之類尚有當青者乎此臣之管見四也臣少為獄掾竊見諸犯劫盜必先覈實其所民居是與不是災傷地分而為輕重焉始悟法意與地官經文暗合臣竊恐浙西官吏斷此等獄或不

原其初意為飢所驅一切以枉後惠文從事以傷陛下好生之德而干陰陽之和蓋周家賑荒先之以散利薄征而最後始及於除盜夫必使之有求生之路如是而不悛則法行焉雖死不怨殺者矣此臣之管見五也惟聖君賢相圖之取進止

辛酉十月廿九日

慶歷二年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文彥博為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集賢校理余靖言邊郡惟秦州最富貴賊所以未敢來攻者以韓琦為守故也若使琦且守此州招懷種落訓勵士卒猶須精

擇材勇以為闔將庶幾賊吳有所畏朝廷有所恃今乃專委彥博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羗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使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羗賊固輕之矣

出通鑑長編

臣以史考之初夏竦招討五路仲淹琦各帥一路以副竦及竦無功罷去仲淹等始自副帥陞經略招討使韓范並駐涇原擢彥博帥秦鳳兼知秦州可謂極一時之選余靖尚且謂使彥博守秦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安肯用命又云彥博新進羗

賊固輕之矣靖乃四諫之一其言如此時彥博未立貝州之功名論尚輕未得儕於韓范耳以此知謀帥當以望實為主而權譎不與焉如羊祐不但邊人信之敵國之人亦信之曰叔子豈配人者如孔明但不徐庶以為臥龍為俊傑雖司馬懿亦以為奇材今日帥材絕少臣謂當以此法求之又當儲之於平日而不當求之於一旦於路帥中儲閫帥於閫帥中儲宣威儲督視士大夫中豈無杜預陶侃科舉中豈無郭汾陽偏裨行伍中豈無呂蒙齡石參佐中豈無馬認溫造王庶劉子羽然不求

其能望實而但取其權譎誤矣昔者趙括談兵父不能察而秦人輕之以為易與卒誘而坑之雖括母亦知其必敗噫母婦人也猶不可欺况國人乎况敵國之人乎臣敢以此慶歷諫臣所以告仁祖者為陛下獻取進止

壬戌寅月初十日

貶崖州司戶參軍丁謂量移光州

出國史

臣按丁謂之竄海島也天下料其不復返矣流人表奏無路自通謂設計上表祈哀厚賂佐客外封與河南尹尹不敢啓視馳驛緣奏雖以仁

祖聖明亦為之動果得內徙甚矣小人之可畏也置之萬里鯨波之外猶能用小術數脫歸於時穆脩有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之句謂之卒於光州天也使其老壽國家之患縉紳之禍必有如王曾之所憂者曾豈幸人之死哉臣嘗謂人主之尊如天威如雷霆權柄如龍泉太阿然小人或得而玩褻之巖弄之彼小人安能自通於人主必有為之 主為之內詞者夫惟有與主則譽言日至有內詞則動息必知進紛華以悅其耳目求嗜好以蠱其心志人主不察以為愛已也親之信之

然後墮其術中彼不動聲色而得吾之柄矣臣姑
舉其略商鞅因景監李斯因趙高李訓因王守澄
丁謂因雷允恭迷國誤朝如出一轍善乎李石責
北司之言曰李訓固可罪然訓由何人以進北司
慙沮若但誅貶訓謂而守澄允恭則陽陽自若禁
防稍弛詭秘潛行臣恐四凶有時而量移矣臣願
陛下推原禍端始於為奧主內調者既踈遠之又
踈遠之仍詔攸司奉行元日之詔寬餘黨非寬死
黨赦輕罪非赦重罪以一人之心以杜後患

壬戌三月初三日

百執事常如吳潛聚議移蹕時及茲閑暇相與汎
掃朝廷綢繆牖戶以續藝祖開基之運以保光堯
壽皇中天之業臣淹崦餘景歸老田里尚能作為
頌詩歌舞太平臣不勝惓惓

壬戌七月初六日

晉文公敗楚師於城濮楚殺得臣

出左傳

晉廢中軍將軍殷浩為庶人

出晉書殷浩傳

臣聞賞罰軍國之綱紀宜賞而罰則有功者急宜
罰而賞則負罪也玩以此御軍軍不可御以此治
國則國不可治矣夫功莫大於保境衛民罪莫大

於債軍蹙國今有負憤軍蹙國之罪宜罰而賞人心憤鬱臣請為陛下精白言之幹腹之傳且二十載於是建閫桂林倚之為萬里長城羽檄調精兵良將分布要害又竭東廣椿楨泉粟以餉西廣寇未至則先抽外戍以自衛寇至則堅閉四壁而不敢出使蠻韃數千烏合之寇殘昭容柳象破全永衡諸郡及潭之諸邑桂閫為之也天塹失險危機交急謂且順流而東賴旬宣大臣下荆楚之甲以趨國難大小百戰虜不能支一夕解去而沿江副閫輕信狂生欲邀奇功遂使已去之虜迴戈致死

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左傳

臣叨慶朝列以來每見君相之所深憂中外之所通患瀘將據瀘以畔也連海未復也籌西事者恐其幹沅播梗嘉渝慮東鄙者防其突山陽窺海道上下皇皇憂在旦暮賴天悔禍而人助順將帥出力英豪慕義歸疆闢國一月三捷允向之深憂通患者至此而氷釋矣此皆陛下憂勤一念惟天惟祖宗薦相啓佑之力溥率同慶而臣獨有隱憂臣聞古人以敵國外患比之法家拂士言君心敬肆之傾天下治亂分焉楚雖克庸而申儆箴訓國人

者愈嚴晉雖敗楚而城濮然文公猶有憂色臣嘗
反復左氏所書曰申儆者謂戒懼之不可怠曰箴
訓者謂箴路藍縷謂民生在勤曰文公有憂色者
謂得臣猶在臣妄謂今日邊患紓矣外間或言禁
中排當頗密能如前日之戒懼否湖山舟楫稍盛
能如先朝之箴路藍縷否又曰護必烈猶存憂不
大於得臣否此雖游談聚議之訛然亦私憂過計
之意昔鄭有武功而子產懼晉復覆業而范文子
諫臣雖不及前賢惟願陛下戒懼儉勤常如虜偷
渡時大臣洪毅忠壯常如蘋草坪白鹿磯時公卿

於我剗壽昌臨瑞三郡踪踐袁告洪撫之支邑烽
火接於江池衢信者江間為之也向非裴令處置
謝傳指授禦之於蘋草坪扼之於白鹿磯則大事
去矣合湖廣江閩數路二十餘郡數十縣百萬生
靈怨此二人深入骨髓雖國家至仁無大誅殛然
天下憤激有公是非削秩奪職不傷毫毛識者已
議司寇失形矣一旦江間牽復於前桂閩牽復於
後所謂削且奪者不旋踵而還擅矣臣嘗謂得臣
治兵嚴而奉已薄晉文公以其存亡為憂喜及城
濮之敗楚於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

何得臣聞而自殺殷浩有德有言當時以其出處
卜江左隆替及山桑之敗廢為庶人若二閭無得
臣之才與浩之德而憤軍威國之罪大於城濮山
桑之敗削奪終身猶為輕典而又可以復玷缺才
語有之既往不咎臣非敢嘵嘵然咎既往也議者
皆謂此二人者其身雖已閑退其力猶足以交結
貴近經營召用天下事豈堪此曹再壞耶臣愚欲
望陛下覽楚殺得臣晉廢殷浩之事申諭大臣二
人牽復之外求不得收用以解天下之疑惑以存
朝廷之紀綱宗社幸甚取進止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七

第35426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21

復刊
外生
金集

貝石堂

